

時報出版 藍小說

祕密的花園

# 王國

vol.3

吉本芭娜娜 著

陳寶蓮 譯

這是一趟尋找失落的自我、  
明白自己界限的心之旅程。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THE HISTORY OF THE

# 王國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秘密的花園

王國

Vol.3

吉本芭娜娜—著

陳寶蓮—譯

作者——吉本芭娜娜

譯者——陳寶蓮

副總編輯——葉美瑤

編輯——黃熾羽

美術編輯——米謝兒

執行企劃——黃千芳

校對——黃熾羽

董事長——孫思照

發行人——孫思照

總經理——莫昭平

總編輯——林馨琴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三樓

發行專線——(〇二)二二二〇六—六八四二

讀者服務專線——〇八〇〇—三三二—七〇五·(〇二)二二二〇四—七二〇三

讀者服務傳真——(〇二)二二二〇四—六八五八

郵撥——一九三四四七二四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時報悅讀網——<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電子郵件信箱——[liter@readingtimes.com.tw](mailto:liter@readingtimes.com.tw)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印刷——盈昌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初版四刷——二〇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定價——新台幣二二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八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Traditional Chinese title

Copyright © 2005 by Banana Yoshimoto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5 under the title OKOKU vol. 3 -

HIMITUS NO HANAZONO by Shinchosha Co., Ltd.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nana Yoshimoto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57-13-4963-3

Printed in Taiwan



秘密的花園

# 王國

Vol.3

吉本芭娜娜—著

陳寶蓮—譯



仔細回溯過去，那個無法避免的傷痛，好像是從真一郎想要改變現況時開始的。

我們隱約感到，我們以為堅實穩固的戀愛基礎，其實建立在勉強保持的平衡上，雖然設法補強，但終究失敗。這是常有的事情。

注定失敗的事情，無論怎麼努力，終將失敗，我們只是不願面對。

那個時候，我感到寂寞、無聊。因此，喜歡上他。

而他，也想擺脫自己的生活。新鮮的我正好出現，助他一力。雖然那裡面確實有一點真的東西，但再巧妙地掩飾，看起來依然如此，沒辦法。

那真的是很普通的故事，但是，對我和他來說，仍是生命中絕無僅有的一次。

回想起來，我還是覺得，「能和他共度一段人生，真好！」

那像慶典一般的經驗，感覺很好。贈品是我捧滿雙手的記憶。

我喜歡和他一起仰望的星空。我們並肩同行的速度很一致。

我喜歡他翻鬆土壤時彎著的背部，連他平靜的說話方式、有點沙啞的聲音和開車來接我時的模樣，我都喜歡。

毫不厭倦地一看再看，想靠近他。戀愛就是這麼回事嗎？

整個秋天，我和真一郎在找要同居的房子。

那是我們美好回憶中最快樂的一段時光。

每一天，連在夢中都在找房子。

我和他走在夢中的街上，想著房子的事情。

我們指著一棟棟房子說，那棟房子不錯耶，這棟房子也很好。

夢中的兩人，好像比實際中的我們更快樂。

兩人笑嘻嘻的，像翱翔在天空般，臉龐散發著光彩，甚至忘記走了太久，腳很痛，感覺像在旅行。我們牽著手說，找房子的時候，每個星期都能見面耶。在夢中，沒有仲介商、鑰匙和房租的限制，只要想看，任何一棟豪宅，都可以進去參



觀。夢中的街上，聳立著各種顏色的高塔，遠方的高樓群像未來都市般高聳入雲。有時候，是一步步走在星空下無盡延伸的路上。風冷刺骨，空氣清新。夢中的星星不斷眨眼。

我迎著風，心神怡然，想對真一郎說，不論到哪裡，我都跟著你。

雖然好想說，但不知爲什麼，我不敢說。

因爲星光太亮，真一郎仰望星星的表情太高雅也太嚴肅，讓我無法開口。不敢說什麼。

唉，實際上在找房子時，根本不像夢中那樣，而是日復一日的平實低調。

看了許多奇奇怪怪的房子，是有趣的體驗。也有令人嘔飯的怪屋。

例如，面對小商店街的套房，震天價響的音樂聲傳進屋內，住在裡面，肯定會瘋掉。

「住在這裡，從早到晚聽到那兩個擴音器播出的聲音……」

我指著窗戶正下方電線桿上那大朵牽牛花似的兩個擴音器。

仲介商立刻回答，

「不會，因為晚上不播。」

厲害！不針對問題作答……就像國會裡的答詢。

「可是，周末假日時白天在家啊。」

「一個禮拜才兩天。」

我心裡想，一個禮拜才兩天在這房間裡的人不是你，而是住這房間的人啊！不過，我沒作聲。

然後，又看了必須站在摺疊梯上才能打開窗戶的房子。還有，只是一層樓的高度，卻硬做出閣樓，以螺旋梯銜接的夾層屋。夏天時睡在那東邊開窗、一大早就陽光滿室的閣樓上，肯定會熱死吧。

另外，也有整天都曬不到陽光的半地下室房間。

我覺得住在那種地方真是笑話，於是開玩笑地說，

「這個樣子連苔蘚都不長。」

仲介商已經厭煩百般挑剔的我們，又說：

「反正白天都出去上班了，不必在意吧。」

居家重視什麼東西？因人而異。有人在意到車站的時間，有人想要獨處的房間，各有所需。我的情況毫無疑問是日曬和到職場的距離。這裡不是山上，無趣的景色也多。每天走同一條路太無聊，最好是距離車站和職場都近。我想在可以走路到達楓家的距離內租房子。

雖然我一再說明，但仲介商總是把一切回歸到價錢上面，這也很有意思。我們沒說一次「請找比較便宜的地方」，他總能像變魔術般，讓話題不知不覺又回到價錢的問題上。

雖然是人對人，也不是談什麼信仰或命運相關的話題，竟然能牛頭不對馬嘴到這種地步，真是有夠厲害。我笑笑之餘，感到一絲寒意。

如果，我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不再是理所當然，那麼，要如何活下去才好呢？

理所當然的事情就是找到一樣的人一起生活嗎？

當然，事情是自然而變成這樣，但因為不是永遠都是這樣，所以偶爾會遇到不同世界的人。那是感覺比外國人距離還遠的人們。我試著以調侃的語氣說明。

請對方在認知彼此立場不同的前提下，想像一下。

如果你的工作是栽種植物，你會怎麼想？栽種植物，曬乾植物，都需要陽光。住在日照少的地方，工作量不就有減少的可能性嗎？而且，有的品種不能在室內栽種，房間狹窄也就罷了，但是一定要有陽台。亦即，請他設身處地想想，仲介商的店面該開在火車站前呢？還是在沒有客流量的街邊？這會影響收入的啊。

就這樣，我試著以金錢爲主來做比喻。

沒想到居然講得通，這時我們的共通語言是，「錢很重要」。

不可思議的是，一旦講得通時，眼前這個人漸漸像個人了。語言真的很奧妙，是個不能相信，但是非常好用的工具。

當然，我和祖母之間不需要那樣費神。幾乎所有事情不必特別說明，我們也能

心意相通。我想，一起生活或是工作，就是這樣吧。不過，祖母給我的說明並不缺少。我在凡事都得到一番說明的情形下成長。

最讓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就連沒有父母的我，都能得到那樣的說明而成長，這些人可能有父有母，爲什麼沒有得到那樣的說明，不能試著想像不同的處境呢？他們的父母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究竟在做什麼？

雖然天天見面。雖然真的不知道明天是否還能見到。那些最愛的人。

光是這種令人感到震顫似的真實感就能促動我，但別人又是被什麼動力促動的呢？

在東京，穿過院子的風一變冷，冬天來了。

我喜歡都市裡的冬天，越來越喜歡。

雖然也喜歡山上的冬天，但對怕冷的我來說，都市的冬天像在南國。不用體驗那可怖的皸裂，真好。忘掉皮膚裂開、血絲滲出的獨特疼痛。

穿上外套出門，走著走著，身體漸漸暖和。臉龐慢慢發熱，舒服的光從頭到腳包覆我整個人。那有點甜美的感覺，讓我以為自己臉龐發光。身體暖烘烘，身外涼颼颼，像舒服清涼的風吹過身體。

那種新鮮的感受像麻藥般吸引我。

那才是都市的樂趣。

我常常走好幾個鐘頭的路。只是爲了暖熱身體。什麼都不看，什麼都不聽，只是走路。

到了晚上，夜色濃濃時，商店街的燈光顯得更亮，吸入鼻孔的空氣更覺新鮮。人們看起來有點寂寞，但是溫暖。

像是做著愉快的夢，朦朧褪色的風景……。

乍看似無季節之分的都市風景，若仔細觀看，還是看得到種種跡象。

樹葉落盡，星星變美，呼氣變白，到處發出嗆鼻的篝火味道，每個人都開始深切回顧這一年的時候，是在這世上生而有限的人們各自的第幾個冬天呢？

每天，看著各式各樣的窗戶燈光，我這麼想。

這些事情輕易地讓我感到幸福。不過，這種感覺和幸福有一點不同，是像背部有點寒意但瞬間消失，而腹部深處熾熱燃燒的感覺。

我完全習慣了都市生活。

剛來時還以為絕對不會習慣，但現在已經完全習慣了。

或許，再也無法回去了。這裡比山上安全、舒適。

不用擔心蜈蚣和水蛭，空氣雖然汗濁，但不會死人，也可看見一些星星。

我像狗散步似的檢視藉著走路編織出來的獨家街道地圖，感覺像在山上行走。

而且，我在這裡，有值得做的事情，那是勝過一切的最佳工作。

楓不在日本的時候，我完全感受不到我在這裡的必要性。

想到我的存在不太有意義，我會不會是他的包袱時，心情總是沉重。房間收拾得再乾淨，資料整理得再齊全，也沒什麼意義。

如果不能協助楓的工作，我在這裡也沒有用。如果只是整理資料、記錄留言、確認預約，有點常識的大專工讀生都可以做得很好。

我雖然和真一郎在戀愛中，但他住在遠處，而楓的房子也不是建在必須有人看守、整理的環境中。

等他們回來後，時間才會像從前一樣繞轉，我也終於會活過來，感覺有什麼流過，我又爲什麼在這裡？用皮膚、用眼睛、用耳朵。明白我存在的意義，明白我所在之地擁有的意義。

當我處在沒有意義的存在時，腦子裡的聲音變大。經過腦中不斷思索的期間後，我清楚理解到我活著，又處在什麼樣的潮流中。

偶爾想起山上的生活，除了空氣清新和印象漸淡的雜亂綠意外，其他什麼也想不起來。再多就是那棟清潔乾燥的房子，我和祖母生活的家。輪廓漸漸變淡，變得不鮮明，無法細密地追憶出來。



在這裡，因為無法感受到那種充滿世上所有生物（包括看不見的）的豐富感，偶爾會想念不已。我已不再心痛，只是輕輕地沉浸在那像是電影映像的歲月中。

星星、空氣、花草、樹木、精靈等所有東西相鼓譟，光是呼吸就得到能量，光是睜開眼睛就有生命光輝源源降臨的那種奢侈感覺，只屬於山上。

有時候因為某個偶然的機緣，猛然感受到那種意境時，是有如喝下鮮榨果汁般的甜美清新瞬間。

我是什麼樣子……總是抱持著必須屏息靜氣、或是突顯輪廓後才明白顯現的緊張感。

有著「此刻我也活著參與，是這個世界的一個小零件」的流轉印象。  
在都市裡，即使不夠沉著果斷也能生存，脆弱時候尤其輕鬆。

來自外側的我，常常覺得現代社會的「人」都做著奇妙的夢。

人們一點也不覺得回到從前比較好。人們分擔各種工作，像走在想要改變「一輩子只是勞動和休息的結構」的嘗試錯誤途中。我覺得那是好事。